

书房的气质

孙晶岩



父亲有十四个顶天立地的书柜，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各类书籍，有政治的、历史的、文学的、新闻的、艺术的、外交的、军事的……琳琅满目。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我酷爱读书，谈恋爱时，我送给男朋友的礼物就是前四史。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俩冒着大雪骑着自行车来到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当我把这些散发着墨香的书籍送给男朋友时，他高兴得眼睛直放光。结婚时新房只有十三平方米，可我硬是在狭窄的空间里放了两个漂亮的书架，里面堆满了书。

我对书房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到亲朋好友家做客，我都喜欢参观人家的书房。费孝通先生的书房里摆满了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著作，他喜欢读钱穆、冯友兰、潘光旦等人的书，我曾经在那里听他谈乡村经济、小城镇问题、文化自觉、监狱调查、受益匪浅。我的书房里收藏有大量贵族的著作，我经常品读，他可真是学贯中外、高才汇古今啊。

钱伟长先生的书房充满了书香，钱伟长夫妇淡泊名利，不追求物质享受，直到一九八三年，才买了一台电视机。钱先生的夫人孔祥瑛自己缝衣服、织毛衣，可他们每年却要拿出一笔可观的收入购买图书、订阅外文杂志。他家不仅书房里堆满了书，而且在地下室里也陈列了很多图书，俨然一个家庭图书馆。我清楚地记得钱老带领我参观他家地下室里藏书时骄傲的神情，那是他的传家宝啊，我家至今还保留着钱老赠送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集》。

我的姑父高锐是开国将军，他以英勇善战誉满天下，然而并不单纯是一介武夫，在我的眼里，他更像是一位学者，文韬武略，胸有成竹，是一个儒将。将军本色是诗人，在战

岁月如歌

争年代，他每到一地方首先就是找书，他觉得打仗没有知识不行。后来，叶剑英元帅点将他调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姑父家的书房在二楼，屋里摆着几个黄色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他酷爱读书，书柜里、书桌上摆满了书籍。他满脑子都装着科研课题，我每次去他家探望，妈妈都要到书房去找他。他研读军事学著作，为中外学员讲授军事课程；他夜以继日“猫”在历史书籍里，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呕心沥血完成了五十万字的《中国上古军事史》，获得一九九六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

家庭陈设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重要的信息流，家里总是摆着酒瓶子，你的家人就会喜欢喝酒；家里总是摆着麻将桌，你的家人就会喜欢打麻将；家里总是摆着书柜，你的家人就会喜欢读书。从父亲、姑父、费孝通、钱伟长身上，我受到了爱书的熏陶。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我的家里也有了十四个顶天立地的书柜，装满了形形色色的书籍。我精心布置着自己的书房，坐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时，面对四壁图书，心情愉悦，我每天都要手捧图书与智者对话，汲取精神的营养。

喜欢读书的习惯是潜移默化的，我崇尚读书，热爱读书，读书多了就想写书，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爬格子，出版了六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我的书受到读者喜爱，开过十多个作品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作为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名家、国家一级作家，应邀在第五届北京国际文博会、首届北京市书、西单图书大厦、首都图书馆、北京东城区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陕西延安学习书院、陕西渭南学院担任副院长。姑父家的书房在二楼，屋里摆着几个黄色的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他酷爱读书，书柜里、书桌上摆满了书籍。他满脑子都装着科研课题，我每次去他家探望，妈妈都要到书房去找他。他研读军事学著作，为中外学员讲授军事课程；他夜以继日“猫”在历史书籍里，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历史，呕心沥血完成了五十万字的《中国上古军事史》，获得一九九六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喜欢读电子书，可我却觉得纸质书更有味道，随时随地可以翻阅，书中的墨香沁人心脾。新媒体时代资讯发达，各种诱惑很多，我觉得不能将看微信帖子代替读书，浏览微信与认真阅读是大相径庭的，阅读需要沉下心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读书前必须认真洗手，拿出笔记本和笔，心无旁骛，不停地做笔记。有时候还要摆上鲜花，洒上空气清新剂，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我喜欢读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契诃夫的《变色龙》《万尼亚舅舅》《套中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阿扎耶夫的《远逝莫斯科的地方》，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海燕》《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普希金抒情诗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

读书是产生作家的温床，读书促进了我的写作。我做监狱调查时，看到很多女犯，使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我写西气东输工程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阿扎耶夫的《远逝莫斯科的地方》；我解剖社会现象，会想起契诃夫的《变色龙》。

除了读文学书籍，我还读哲学、法学、历史、经济、军事、艺术的书籍，不断地充实自己。

我有一个书柜，装了很多作家、学者的赠书，有费孝通、钱伟长、高锐、冯骥才、吴为山、张锲、铁凝、鲁光、雷达、韩作荣、洪民生、朱羽君、何照昭、吴泰昌、魏纪中、李湛军、涂光群、麦家、凌行正、徐志耕、袁厚春、峭岩、朱向前、张志忠、黄献国、杨景民、胡平、张胜友、马俊军、汪国真、王宗仁、傅翼鹏、王宏甲、王灵书、路小路、叶广岑、燕燕、冷梦等人的赠书，我手捧着他们的书籍，看到扉页上的签名和印章，都会感到在和他们对视。每个人的签名都有个性，每个人的文字都在与我交流。现在，有的学者、作家已经驾鹤西去，但我阅读他们的书籍，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心脏的跳动、思想的启迪，这就是书籍的力量。人的生命可以终止，但著作却可以永恒。我很珍视这些签名本，书籍是作者心血的融注，赠书是品位极高的礼物，因此格外认真收藏。

你的气质里藏着读过的每一本书。身为女人，作为一个女作家、一个母亲，我觉得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身体力行倡导读书，树立热爱读书的良好家风，为全民阅读贡献绵薄之力。

神奇的魔法棒

段昱显

四季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它挥动五光十色的魔法棒，呼啦一下，万物复苏，春天来了——

田野在绿色中醒来，布谷鸟“咕咕”地呼唤引伴，春蚕宝宝“沙沙”地抢着桑叶，唯恐吃不饱，青蛙合唱团“呱呱”地唱响四季之歌。百花仙子你争我斗，好不热闹。春姐姐吹着陶笛，提着花篮轻轻走来。冬眠的动物从梦中惊醒，候鸟排成人字形飞回故乡。树枝上的小嫩芽不安分地探出小脑袋，东张西望。迎春的花儿争相开放，黄的、白的、粉的，在春风中轻轻摇摆。一群蜜蜂，嗡嗡嗡嗡，一会儿在花蕊上听一听，一会儿在嫩芽上歌一歌，一会儿又抖动翅膀飞起来，忽高忽低，忽隐忽现，好像在和小朋友们玩捉迷藏。站在石鼓阁上，微凉的风从耳畔掠过，鸟儿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天空中各式各样的风筝上窜下跳，像在表演杂技。“最是一年春好处”，阳光照耀着明朗的树木，幽静的山谷百鸟齐鸣，微风轻轻拍打着杨柳岸。潺潺的小溪流过金子般的草地，群山中鸟儿如一行行跳跃的音符，在蓝天白云间飘荡。春天是理想的家园，是金色的童年。

春色正酣，却见魔法棒轻轻一挥，万物葱茏，夏天抱着大火球呼呼地滚来了——

有的绿叶被烤得软绵绵的，油光满面，懒洋洋地拉着脑袋，半睡半醒。有的绿叶捧着新吐出的嫩芽，一副受惊的模样。花园里云

心香一瓣

儿送来天籁之音，花儿拍着小手欢笑，伴着清风翩翩起舞。夏姐姐身穿迷彩服，赶趟儿似的在群峰间穿梭。蝉褪去华美的盛装，躲在树荫里不满地唠叨着。小水塘里，粉白粉白的荷花微笑着，像披着轻纱翩翩起舞的少女，还打着绿伞呢。桃子在林中咯咯笑弯了腰，夏弟弟手握闪电，脚踏风火轮，唱着山歌通风报信。不到几分钟，天忽然变了脸，树木沙沙作响，只听轰隆隆，雷公公驾着战车呼啸而来。不一会儿，雨水便哗啦啦地大地洗了个澡。花草树木昂着头抬起脚尖，贪婪地吮吸着雨水，个个变得精神抖擞。在夏天的夜空下，遥望星星，思绪不由信马由缰。魔法棒再次悄悄一挥——

硕果累累的秋天扎着黄飘带飞来了。玉米裂开金黄的大嘴，迫不及待跳进箩筐中。苹果的腮红扑扑的。柿子笑得东倒西歪，“啪”的一声从树上掉下来。猕猴桃敲响丰收的战鼓，石榴把火红的子儿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蚍蚉儿在傍晚打架嬉闹。秋哥哥背着一筐筐葡萄酸酒来了，这些葡萄像紫色珍珠般，一串接着一串。农民伯伯高兴得合不拢嘴，好一幅果园秋收图。虽然秋风姐姐有点清高，但是豪气自由奔放。她挽着秋雨妹妹轻盈的臂膀，漫步在“疏影横斜水清浅”的街头，一起欣赏皎洁明亮、淡雅脱俗的秋月，共赏辽阔高远的茫茫苍穹，共饮碧绿深沉的一江秋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天是奋发的季



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丢掉浮躁与狂妄，登高眺望天地，任众菊傲立一方，坚韧不拔，在拼搏中摘下成熟之花。

听着秋叶和风嬉戏的沙沙声，真想一直待在秋高气爽里，魔法棒又挥了——

一眨眼，万物呼呼大睡，冬天裹着羊皮袄呼呼而来。寒风飕飕地扫着大地，腊梅花边走边开，圣诞老人驾着冬爷爷的雪橇叮叮当当飞来。雪花飘飘悠悠地飞下，像一条白色的巨毯从天而降，盖住了草地，盖住了枯木，也盖住了房屋。雪落在树上，千树万树梨花开。万籁俱寂，风雪压枝低。虽然寒风彻骨、静寂萧条，但心里却暖洋洋的，因为，我们可以在鞭炮声中收获鼓鼓囊囊的压岁钱，吃

各种美味。下雪时可以堆雪人、打雪仗，沿着天然的冰道，酣畅淋漓地溜冰。一寸光阴一寸金，冬天更让我们懂得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因为冬天昼短夜长，我们只有抖擞精神和时间赛跑，才不会辜负美好的青春。冬天是厚重的，因为它孕育着蓬勃和希望。冬天是美的，在夏日的守门人，铸造我们，锻炼我们，使我们在经历风雨后，依然能看到美丽的彩虹。是的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魔法棒每一次挥动，都带来独一无二的美。春天的美，是生机中孕育着生命；夏天的美，在夏虫呢喃里，在繁星烁烁下；秋天呢？秋天之醉是在楚天千里的清风开始的；冬天，对雪的盼望，其实是对童话的盼望，漫天大雪，飞舞的都是童话的标点……

五月的江南（外一首）

徐秦屏

五月的江南，莺飞草长
小荷，艾蒿，芦苇
以及青青的岸柳
那些历经沧桑的植物秀色可餐
一枝一叶地深入内心
这时候，才看见
世上最美的山是水映照出来的
世上最美的水是山披染出来的
——世上最美的山水
是我故乡的江南

五月的江南，水涨船高
桨声响起之后，一只只
系在河岸边桩上的乌篷船
让许多漂泊的思想
找到了停歇的港湾

缆绳，铁锚，以及条石砌成的码头
在此岸和彼岸之间
鸥鸟们翔动的翅影
忘形于江湖之上
掬一捧故乡的小桥流水
就能流绿所有发黄的记忆
啊，五月的江南
那些在天水之间传唱的渔歌小调

让我又一次听到了
春潮拍岸的天籁之音

水上歌谣
歌谣如水一样丰沛
用风的情愫，拍打南方的砚岸
摇曳青青的苇草
《竹枝词》与艾蒿火

生生不灭
水上歌谣是心的招引
是雾起时分不迷的航向
在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唐诗里走过
水上歌谣沧桑的音律
深入我的骨髓和血脉
在太阳的背影里
我看见，生命
正在燃烧
不能忘却的腔调
是家国的温馨
在波峰浪谷中长大的孩子
对水上歌谣的热爱
是永不更改的乡音

陕西人唱戏不叫唱，叫吼，这在全国独一无二。想来，这与陕西地处黄土高原有关。在文化媒体工作多年，经常去看蹭戏，但看的秦腔并不多，也就两三出吧。记得有一年在天桥剧场，陕西有场秦腔专场，周明老师张罗了在京的很多陕西籍乡党去捧场。我是西安女婿，自然是少不得的。开始，我觉得还比较烦躁，但看到一半就渐入佳境了。特别是看到周边秦人看得如醉如痴，心说，擦咧，要融入陕西，就得听得懂秦腔。

在京城，活跃着一批文化人。如以周明为代表的集润纲、何西来、雷抒雁、王巨才、白描、白桦、李炳银、王宗仁、刘茵、田珍颖等众人的作家群，至于影视、书画、戏剧艺术家就更多了。我是二十几年前陆续开始接触这批人的，接触的时间长了，特别是我参加陕西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要到西安去三五次，久而久之，人们便很自然地把我编入陕军了。

这些年，我接触的陕西散文作者最多。每次到陕西，都被浓浓的文学氛围感染着。我自己也因为创作了以陕西为题材的散文和电影，而越来越被陕西的朋友推崇。人们过去习惯叫我红老师，两三年前，不知谁带头改叫我博导，听后着实吓了一跳。在我心中，能称为博导的人，应该是与胡适、杨振宁那种身份相对称的才可以。我算哪门子博导呢？

我知道，人家在开我的玩笑。不过，玩笑也有真诚的所在。如在我的作者中，诸如田霞、小凤、朱佩君等人，就属于虔诚地视我为她们的博导的。其实，所谓博导，就是她们作品的第一读者，或者说是第一编者。从事报纸副刊编辑二十多年，又写过一些散文，算是有点心得经验，很多作者常常将他们的作品第一时间发我，希望我给看看，提出修改意见。我喜欢这种工作，看别人如同看自己。在这些朋友中，朱佩君因为是陕西人，认识时间也长，对她的文学，她的秦腔，她的为人，了解得比较透彻，故写起来就容易起来。

话虽这么说，当我真的要写写老佩——那个叫做朱佩君的女子时，我竟无从下笔。想必其中的原因，是我到底是要写老佩的秦腔呢，还是要写老佩的散文？显然，写老佩的秦腔，重点是人，而写老佩的散文，则重点是谈读后感。老佩的散文题材多样，更多的与秦腔有关。我曾经说，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即散文的内容是关乎我的经历、情感、思想的，离开了我，散文便失去其自身的魅力。

朱佩君系陕西三原人，父母是县剧团的主要演员和编剧，在陕西甚至是西北地区，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朱佩君便考到了省艺校，后分配到省艺术研究院成了专业演员。多年的学校学习，师傅带徒弟，使她在秦腔艺术上的表演日臻成熟。在事业即将成功、走向辉煌时，由于人为的因素，她被迫离开舞台，下海经商，直到一个偶然的时机，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才使她又回到文艺的队伍。只是，舞台已经成她业余的客串，或者说是一种奢望，她更多开始从事散文写作，如果用一切从零开始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朱佩君的散文处女作是《晚秋黄梨》。那是到河北廊坊采风后的收获。那时，我们还未曾相识。记得在十几年前第一次见她时，穿着时尚，高高的个子，两眼传神，给人一种孤傲的感觉。等时间长了，才发现她那都是假象，真实的她是个非常大气之人，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最乐意见她做两件事：

楼外楼上（外一首）

顾春芳

远山收回了风，
梦正在归返的途中。
天光静观万物，
蓝月一点 升起在湖心。

去年此时，
你我在楼外楼上，
却有几番骤雨 落下了，
楼下的万顷荷影。

寻梦 伤心之处，
笛声被西风耽误。
披一身萧瑟，
早晚 随秋霜归去。

看此时 保俶塔影，
闲与湖山相照。
且饮尽杯中趣，
慢追溯，天涯路。

她的散文是『吼』出来的

朱佩君散文集《秦腔缘》读后

红孩

一是每有大型活动或朋友聚会，她都要唱一段秦腔或陕北民歌给大家听；另一是，老佩非常好客，不论是在城里的公寓还是郊区的农庄，只要得闲，就会发出邀请请朋友们雅聚品尝她的朱记家宴。

我最初看到老佩写的散文是《秦腔缘》，好像发表在一个内刊上。因为是写戏曲的，跟我所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比较对路，就给发了出来。周明老师看后，一方面鼓励老佩多写，一方面嘱咐我要多帮助她，说一个女孩子只身闯京城不容易。跟老佩接触多起来后，我发现她浑身都是艺术细胞，而且她善于讲故事，绘声绘色，我建议她把自已的经历写出来，那或许就是好散文。于是，老佩便陆续写出了《王昆老师教我唱民歌》《原上的姨妈》《我的戏痴老爸老妈》《赶牲灵的哥哥哟我来了》《下乡，下乡》等，这些作品让人读得眼前一亮，让你对其不得不到目相看。为了写《我的戏痴老爸老妈》，她构思一夜后，觉得内容不够丰富，第二天就从北京到了陕西三原，去同父母聊天，还找父母的同事、戏迷座谈。至于写《赶牲灵的哥哥哟我来了》则是在北京一场暴雨后，她家被淹，可一听说我们要去黄河边上的吴堡去采风，竟然把门一锁，毅然跟我们而去。

老佩散文的特点大致如下：一是题材多与秦腔有关，可见她对秦腔有多么热爱。在这部散文集里，写秦腔的作品几乎占了近一半，而且写得也最好。二是口语入文，诙谐幽默，尤其对陕西地方方言的运用，使文章增色很多。三是注重抒情，很能抓住最感人的细节。四是思想健康向上，给读者提供满满的正能量。当然，我这只是笼统的印象，至于具体的感受，那就期待读者诸君各自去欣赏了。

书海拾贝

湖西漫步

春天 醉落在日落，
在吴山处 在阑珊的夜色，
在绿杨堤上的雾。

在白鹭栖息的舟渡，
江南的残雪，
重重的烟树。

青瓷茶盏 月下的柳岸，
盛满寂寞无数，
芳草萋萋 多少幽人独去。

幸得远山近亭，
风荷 玉兔，
断桥边光阴如许。